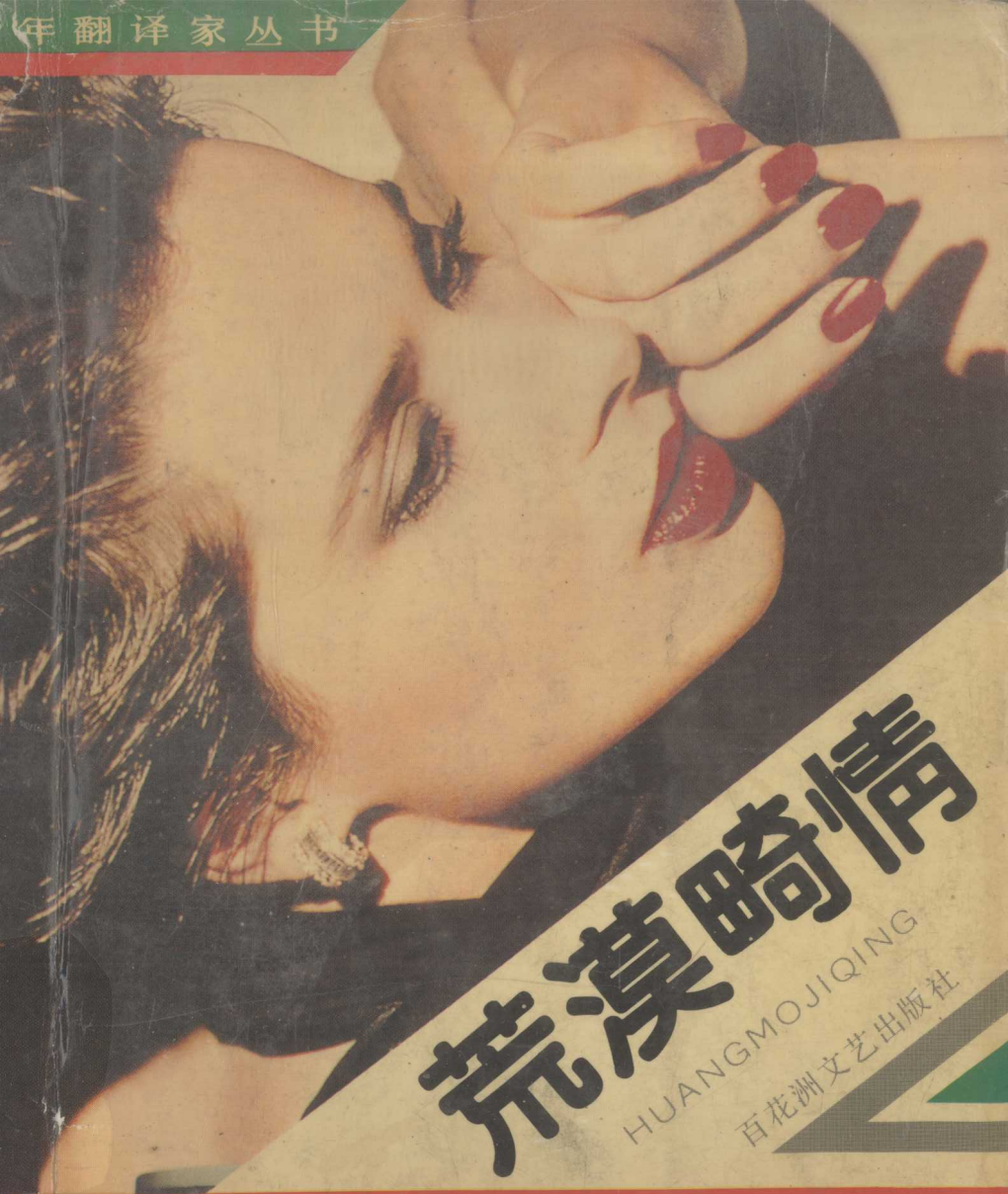


年翻译家丛书



荒漠畸情

HUANGMOJIQIN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QINGNIANFANYIJIA
CONGSHU

荒漠畸情

HUANGMOJIQING

青年翻译家丛书



版社

书 名：荒漠畸情
作 者：多人 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江西新华印刷厂
印 本：850×1168mm 1/32
张：9.75
字 数：30万
版 次：199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6,500
定 价：4.90元

ISBN7—80579—161—9/I·131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青年译作〕

驼背人（法国经典武侠小说）

……〔法〕雅克·马尔西罗改编 朱福林译 沪麟校（1）
贵族贡札盖为了谋财夺妇，杀死其表兄。驼背人拉加德尔临危受命，追踪18年，最后复仇雪耻。作品情节大起大落，盛名经久不衰。

荒漠畸情（中篇小说）

……………〔英〕罗·达尔著 陈珏译（81）
这是一个淫棍的风流故事。他自以为高手，谁知强中自有强中手，最终以落入圈套，沾染性病告终。读后令人发笑。

模特儿（短篇小说）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著 吴巩展译（132）
一个丧妻失女的孤鳏老人渴求通过画画来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受到女模特儿的无情报复。作品获1984年欧·亨利小说奖。

在城郊（短篇小说）

……………〔苏〕彼·普罗斯库林著 章海陵译（137）
爱之子（短篇小说）

……………〔美〕海伦·诺里斯著 黄劲译（160）
德马莱特罗老翁之门（短篇小说）

……………〔英〕R.L. 斯蒂文森著 蔡忠群译（177）
可爱的妻子（短篇小说）

……〔美〕威廉·马奇著 萧绍生译 陈士龙校（192）

〔 翻译家谈翻译 〕

各领风骚，后来居上

——评辛克莱·路易斯的《大街》新旧译本 孙 梁（205）

〔 外国诗歌欣赏 〕

盛世中的危机感

——读《你，安德鲁·马维尔》 李德荣（209）

你，安德鲁·马维尔（诗歌）

……〔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著 李德荣译（221）

〔 译林新苗 〕

保险库（短篇小说）

……〔美〕艾萨克·辛格著 王雯雯译（216）

乡村情侣（短篇小说）

……〔南非〕纳黛娜·戈迪默著 刘 墨译（231）

〔 外国畅销书摘 〕

原子弹间谍案

……〔英〕肯·福赛斯原著 守 岗编译（237）

赌城春梦

……〔美〕马里奥·普佐原著 宗白·小杰编译（271）

法国经典武侠小说

驼 背 人

〔法〕雅克·马尔西罗改编

朱福林 译

沪 麟 校

《驼背人》是法国经典武侠小说，原著40余万字，作者是保尔·费伐勒。他于1817年生在美国南方的海纳。他一生中写过许多小说，可分惊险小说、武侠小说和布列塔尼乡土小说三大类，《驼背人》是他的武侠小说类的代表作。

《驼背人》自1857年发表后立即获得巨大成功，影响巨大。1862年该小说被改编成5幕12场戏剧搬上舞台；一个世纪后，于1962年又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拉加德尔英俊、善良、勇敢、高尚、机灵；他不畏权势，见义勇为，一直是法国青年崇敬的偶像。

该书情节紧凑，大起大落，盛名经久不衰，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译者

第一章 剑 客

1699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两个骑士骑着马行走在卢隆峡谷中克拉腊比德河岸边的大路上。

其中一位骑着一匹老马，长长的马鬃乱糟糟的，毛茸茸的马脚向里翻

转着；另一位坐在一头毛驴身上，那形象如同在驴背上驮着的一副褡裢。

第一位神态傲慢，一点也不管他的坐骑已经累得浑身湿淋淋的，有气无力的马头低垂在马腿中间；他上身穿着牛皮紧身短上衣，衣服用带子绑得紧紧的，外面还套着一个心字形护胸，下身穿着齐膝短裤，脚蹬路易十三时代最时髦的那种漂亮的漏斗状靴子，头戴一顶毡帽，腰里佩着一柄长剑。这就是年轻的科卡尔达斯师傅，他出生在图卢兹，是巴黎城的前任击剑教师，眼下他住在塔布，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第二位，神态胆怯而朴实。看他的穿戴像个穷教士，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紧身短上衣，像教士穿的短袍，盖住了他下身那条因穿久了而油腻发亮的黑短裤；他头上戴的那顶呢软帽一直盖到耳朵上，尽管天气热得难以忍受，他还脚蹬着一双短统毛靴。

年轻的科卡尔达斯师傅长着一头浓密的卷发，他的伙伴与他不同，头上只有几缕黯淡的金发贴在额角上，同样，剑师的两撮向上翘的大胡子与宪兵队长高鼻子底下向上竖起的几根灰白胡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名字叫亚马勃勒·帕斯普瓦尔，老家是在下诺曼底的维勒堤厄。他的朋友们都喜欢叫他帕斯普瓦尔兄弟，其原因也许是他那教士般的举止，也许是他佩剑以前曾是位剃须匠的仆人，常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虽说他对眨巴眨巴的小眼睛偶尔也目光炯炯，但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长得很丑陋。

他们两人在南方的烈日下艰难地向前走着。路面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使得科卡尔达斯的老马趑趄；而每走25步，帕斯普瓦尔的小驴子就要撒起野来。

“喂！我的伙计，”科卡尔达斯带着浓重的加斯科尼口音说，“我们看见山上这座该死的城堡已经有两个小时了，我好像觉得它和我们走得一样快。”

帕斯普瓦尔用很重的鼻音，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耐心点！朋友，耐心点！离我们到那里办事，还早得很哩！”

庄严的凯吕斯城堡高高地耸立在山顶上，此刻，城堡里的3位宾客刚刚吃完午饭。

3个人中，除了城堡的主人老凯吕斯侯爵和他的女儿奥罗尔以外，还有菲力普·波利克泽纳·德·芒图，即贡札盖亲王；凯吕斯侯爵已打算将他女儿嫁给这位亲王了。

贡札盖亲王是个百里挑一的美男子。他的头发既柔软又光滑，蓬蓬松松地盖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黑眼睛闪烁着意大利人特有的傲慢、自负的目光，他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步态和举止有些过分严肃。

贡札盖有两位朋友，一位是菲力普·德·内弗斯公爵，国王的侄子，4年前，菲力普·德·内弗斯因忧郁过度，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拖垮了，就到他在比施的城堡里休息调养。山上的新鲜空气使他的身体得以康复，不久，当地人就看见他一直跑到卢隆峡谷里去打猎。

贡札盖的第二位朋友名叫菲力普·德·夏特尔，就是日后的奥尔良公爵，法国的摄政王。

亲密无间的友谊将这3个人联结在一起，宫廷里称他们为菲力普三兄弟。

据说贡札盖在意大利有一笔巨额财产，此外，他是内弗斯的堂兄弟，并且是这个家族的唯一财产继承人，在法国还拥有一片漂亮的领地。

再说，人人都把菲力普·德·内弗斯看作是一个命里注定要早死的人。的确，谁也不怀疑贡札盖希望他的朋友死去，而他也不能阻止人们不这样去想，因为这将会使他增添万贯家财。

老凯吕斯每当想到将有这样一个人作自己的女婿，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

一吃完饭，奥罗尔就站起来，请求允许她退席，而侯爵则在他的椅子上打盹。

贡札盖亲王去找正在走廊里望风的心腹和管家佩罗尔。

“我们那几个家伙来了没有？”贡札盖一见到佩罗尔，劈头就问。

“一共来了6个，都在护城沟那边的‘喉结’小酒店里。”

“没有到的两个是谁？”

“科卡尔达斯师傅和帕斯普瓦尔兄弟。”

“太好了，”贡札盖说，“你能肯定我的内弗斯堂弟已经收到奥罗尔的信件了吗？”

“是的，因为这是斯托皮茨送的信，内弗斯应该在今晚到达这里。”

当那两个家伙到达塔里德村庄的“喉结”小酒店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低矮的小饭厅差不多已经挤满了人，酒店里的小姑娘给他们送上了酒壶、酒杯。

两人看到房间里的墙上挂着6柄锋利的长剑，靠门口的第一张桌子

上，坐着3个西班牙人，第二张桌子上，面对面坐着一个从额头到下巴有条刀疤的意大利人和一个操着德国口音的家伙；第三张桌子则由一个蓬头垢面的操着布列塔尼亚土话的粗汉子独占着。这些人脸色黝黑，目光厚颜无耻，蓄着不加修饰的小胡子，这些特征无不在他们的脸上鲜明地写上了两个字——剑客。这是熟悉他们底细的佩罗尔把他们招来的，他们是西班牙人萨尔达涅，潘托和佩贝；意大利人范扎；德国人斯托比茨；下布列塔尼亚人朱冈。

当科卡尔达斯和帕斯普瓦尔跨进酒店门槛时，房间里这伙人的模样把他俩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低矮的小饭厅里只有一扇窗子透着亮光，在晕暗之中，烟斗喷出了阵阵烟雾。我们的两个朋友第一眼就只看见那些瘦削的身影之外的一撇撇往上翘的小胡子，而这6个人一见到他俩就扯着嘶哑的嗓子齐声叫了起来：

“科卡尔达斯!!! 帕斯普瓦尔!!!”

他们拥上前去，和他俩紧紧握手。

一杯酒下肚后，他们就叫酒店的姑娘再上酒，姑娘站在这伙冷酷的人中间，吓得直打哆嗦。

“娃娃们，”科卡尔达斯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集中在这个地方的。在一般情况下，要帮一下忙，帕斯普瓦尔和我两人就足够了。那么这次，我们难道要去和一支军队打交道吗？不，我们的对手只是一位骑士。”

他的这几句开场白，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斯托比茨是佩罗尔的好朋友，此刻，他是众剑客中唯一没有笑的一个，他说：

“只有一位骑士，千真万确，但他的大名叫菲力普·德·内弗斯。”

“是他！可有人说他快要死了，大气也喘不过来，劳累过度，还得了肺病！”其他剑客纷纷嚷道。

等一片喧闹声平静下来之后，帕斯普瓦尔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曾在巴黎见到过菲力普·德·内弗斯。现在他正朝我们这家小酒店走来。给你们添些麻烦的，就是这位快要死的人。你们从没听说过内弗斯的神剑吗？这是老剑师德拉帕尔默的神奇剑法，这种剑法在从鲁尔镇到圣奥诺雷城门的这段路上，一连伤了7位剑客。”

“什么神秘剑法，全是胡扯！”范扎叫道。

“内弗斯的剑法不是胡扯，”科卡尔达斯又说，“我在击剑学校里就已经领教过了。一连三剑，都被他刺中了两眼之间的眉心……简直无法招

架……”

6个剑客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

“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萨尔达涅边说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剑法，而是妖术！”

“我的娃娃们，”科卡尔达斯又说，“这就是为什么佩罗尔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的原因。你们不是说到和一支军队打交道吗？我倒宁愿和一支军队打交道，也不愿去和菲力普·德·内弗斯斗剑。相信我的话，只有一个人能对付他手中的剑。”

“那此人是谁？”6个人齐声问道。

“小个子巴黎人，或者直呼他的名字，就是亨利·德·拉加德尔骑士。”

应该相信众剑客们都熟悉这个名字，因为此刻他们一个个默不作声了，房间里一片寂静。

眼下刚到下午4点，这些人有的是时间。他们又开始喝起来，唱起来。其中一位不时地走到窗口往外张望。

在城堡的护城沟底，晒草料的人把收割来的干草一捆捆地扎起来。突然，一阵马蹄声从树林边传来，过了一会儿，人们又听到沟底传来一阵尖叫声。这些晒草料的人在一群走私贩子的剑背敲击下逃跑时发出的叫喊声。这些走私贩子都很年轻，长得很帅，其中只有两三人长有灰色的两撇小胡子；他们都身佩长剑，戴着剑客帽，穿着紧身衣。在这一小群人里，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制服上认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轻装兵，炮手，弓箭手等等……这些亡命之徒，自诩是王室的志愿兵，可丝毫不比强盗好多少。抢了大批草料后，他们的头头看看四周，用手指了指“喉结”酒店。

“师傅们，”科卡布达斯低声说道，“我劝你们把剑拿下来。”

转眼之间，小酒店里的人都重新扣上了佩剑带。众剑客离开了窗口，围拢在桌子旁。这样一来，使人从老远就看到他们似乎是在打群架。帕斯普瓦尔捋着一撮冲天小胡子，平静地微笑着。

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走私贩头头一走到酒店门口，就对他的同伴们叫道：“喂，孩子们！酒店客满了。”

“把他们赶出去，”跟在他后面的人回答说。

他们跳下马来，就把他们驮着干草的马拴在酒店墙上的牲口环上。

第一个走进酒店的名叫卡里盖的头儿说：“喂！快走开！这里的座位

只有国王的士兵才能坐。”

科卡尔达斯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同伴们小声说：

“多少给国王的志愿兵先生们一点厉害瞧瞧。”

卡里盖的一帮人马上把门口堵住了。

众剑客站起来，有礼貌地向来人打招呼。

一名炮手夺过科卡尔达斯的一杯酒，放到嘴边说：

“土包子，你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你们的酒，你们的桌子和你们的板凳吗？”

“好汉说得不全对！”科卡尔达斯说，“我们这就把这一切都让给你们，孩子们。”

他把一只酒杯砸在炮手的头上，与此同时，帕斯普瓦尔把一张沉重的矮凳摔中卡里盖的胸膛。

16把剑同时出鞘。科卡尔达斯破口大骂：“他妈的！要你们好看！”

卡里盖和他的一帮人一边低头往前猛冲，一边大声叫道：“冲啊……拉加德尔，拉加德尔……”

一听到这个名字，首当其冲的科卡尔达斯和帕斯普瓦尔脑子里轰的一声，好像遭到雷击一般，立刻把一张桌子放在两支队伍之间。

“都放下武器！”科卡尔达斯大声说。

“你们喊些什么呀？”帕斯普瓦尔激动得颤抖着声音问道，“你们喊些什么呀？给我老实回答，你们为什么大叫‘拉加德尔’的名字？”

“因为亨利·德·拉加德尔骑士是我们的头儿，”卡里盖回答说。

“什么！我们的小个子巴黎人！我们的小宝贝！”帕斯普瓦尔有气无力地说着，他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等一下，别误会了！”科卡尔达斯说，“我们让拉加德尔留在巴黎的近卫骑兵队里了。”

“他对这种安排很不高兴，”卡里盖反唇相讥道，“现在他在这个山鲁里统领着一队王室志愿兵。”

“收回剑吧！”加斯科尼人叫道，“行啦！小个子巴黎人的朋友就是咱们的朋友。我们一块儿为拉加德尔干一杯。”

走私贩子们赶忙把剑插回鞘中。

当满腹狐疑的女招待去地窖里拿好酒时，这些人就把凳子和桌子都搬到外面的草地上，然后在一起喝酒。

“给拉加德尔上第一次剑术课的是我！”科卡尔达斯不无骄傲地嚷嚷道，“那时，他还不满16岁哩。”

“如今他快满18岁了，”卡里盖说。

“真见鬼，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拉加德尔的故事吧。”朱冈说道。

“他是谁？什么地方人？干什么的？”萨尔达涅补充说。

帕斯普瓦尔替科卡尔达斯倒了杯酒，加斯科尼人沉思片刻，就介绍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拉加德尔的父母是谁。我遇见他时，他才12岁，那是在王宫前面的方丹院子里，当时，他正被六七个比他强壮得多的流氓一阵痛打。这帮小强盗企图抢劫一个老年女商人。拉加德尔住在圣奥诺雷街角那座拉加德尔府邸里的一个倒塌的鸽子笼里。他在新桥下潜水，在方丹院子里表演柔功，这就是他的职业。巴黎街头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从新桥的桥栏杆上把几块银币丢到水里，就有几个勇敢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到水里去捞这些银币；至于做柔功的行当，拉加德尔这个小淘气，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他的全身，尽情地表演：他的腿就是手，手就是腿，他妈的！他这个样子现在还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当他扮演一个老教堂执事时，他就成了一个胸前胸后都变了形的驼背人。可我呢，我觉得这个小家伙挺可爱，一头金黄色头发，红通通的小脸蛋。我把他从那帮小强盗的手里拖出来问他：‘你愿意跟我走吗？’他回答我说：‘不，因为贝尔纳老妈妈需要我。’贝尔纳是个可怜的女乞丐，她在那个倒塌的鸽子笼里弄了个窝！每天晚上，小拉加德尔给她带去用潜水和做柔功换来的食物。于是，我就给他画了一张练剑室里龙腾虎跃的全景图，小家伙那两只漂亮的大眼睛立刻闪出喜悦的光芒。3年后，帕斯普瓦尔和我看见一个腼腆的可爱的小伙子来到了我们的练剑室里。‘我是拉加德尔，’他对我们说，‘贝尔纳老妈妈已经死了。’练剑室里的几个小伙子望着他直想笑，可爱的小家伙把他们一个个打翻在地板上。他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瘦长个子，和蔼可亲，灵活机警，可意志像钢铁般地坚强！一年后，就是他，竟然可以给我来上课了。这时，他去当了兵。在德国战役中，他把4个大个子敌兵像绵羊一样绑在一起带回来了。维拉尔先生叫他负责把巴顿公爵失败的消息禀告国王，昂儒公爵见到他，就叫他当了一名贴身侍从。在他当贴身侍从这段时间里，太子妃的贵妇人为了讨他喜欢，从早到晚地争风吃醋，不得不把他打发走了。结果，他就这样当了一名近卫轻骑兵！我不知道他离开王

宫究竟是为了什么。”

科卡尔达斯一说完，就大口大口地喝酒。帕斯普瓦尔走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仿佛称赞他讲得好。正在这时，拉加德尔来了。

第二章 挑 战

可爱的拉加德尔，胆量超群的法兰西第一剑手，青春年少，富有魅力，长着一头金色卷发，嘴角含笑，两眼射出得意洋洋的光芒。

他身着一套国王的轻骑兵穿的漂亮外衣，不过穿得不太整齐，也有点旧了，可随随便便地搭在肩上的那件华丽的丝绒披风却很显眼；一条有金色条纹的红色丝质腰带表明了他的身份。

他刚跨进小酒店，一个年轻侍从就给他送来了一封信。拉加德尔立刻拆开信。

“巧得很，这就是我要等的一封信，”他立即大声说道，“我来这里就是等他的消息，我对上天起誓，内弗斯公爵是一位高尚文雅的人。喝吧！”他边说边朝酒柜走去，“我今天的心情很愉快，我要向你们说说我的过去。我得告诉你们，我被流放了，我得离开法国。在陛下俯允我获得骑士称号时，我曾答应他再也不干什么风流事了，可我还是干了，唉！总之我服从王室的命令，一走了之。天下大得很，我会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的。不过，在我越过边界之前，我有两桩事要料理一下：第一件事就是决斗……另一件事就是再干一回风流艳事。这就是我在告别法国这个美丽的国家时打算要做的。”

“骑士大人，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吧。”科卡尔达斯恳求说。

“我的勇士们，在给你们讲之前，请告诉我，你们是否偶然听到过内弗斯的神秘剑法？”

“刚才我们还在议论这事呢。”帕斯普瓦尔说道。

“那么你们是怎么议论的呢？请说说看。”

“我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说是胡扯！另一些人认为，老德拉帕尔默教了公爵一个怪招，或几个连招，这种招法可以击中哪怕是最机灵的剑手的眉心。”

拉加德尔接着说：“你们瞧，这种该死的剑法使我长时间睡不着觉。

内弗斯公爵让人传说得有点过了头。每时每刻，我到处都听到有人说：内弗斯最有本事！内弗斯最勇敢！人们夸他的才智，夸他走运，夸他的魅力，说他有胆量……而他那神秘的剑法更是天下无敌了！必须结束这些神话！我骑上马，在卢浮宫门口等内弗斯大人。他走来时，我直呼其名，对他说：“公爵大人，我来请求您，把您神秘的剑法教教我。”他看看我，把我当成了疯子。在我自我介绍后，他说：“啊！您就是可爱的拉加德尔，人们常常在我面前提到您，这真叫我讨厌。”我得承认，他很客气。他没浪费时间再作解释，就用他的剑直指我的眉心，动作干脆利索，倘若我来不及作出一点反应的话，我就趴在原地了。“这就是我的剑法，”他说。我真心地感谢他，这还远远不够哩。我又要求说：“假如不耽搁您时间的话，请再来个小小的示范吧，这一次，他刺伤了我的额头。我，拉加德尔，竟被刺中了。尽管我看出他是在声东击西，可最终还是躲避不了。这个人反应敏捷，快如闪电。这时，巡逻队过来了，他们是从来不让安分守己的人好好过日子的。我们约定后会有期，就作为朋友分手了。在我出发去流放以前，确实该把这桩事了结一下了。我写信给内弗斯，我知道他住在贝阿恩城堡，刚才这封信就是他的回信。我向他提出的一切条件，他都接受：约会的时间、地点……”

“那么几点钟？”科卡尔达斯惊慌不安地问道。

“今晚天黑时。”

“什么地方？”

“凯吕斯城堡的护城沟里。”

出现一阵沉默。

“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科卡尔达斯问。

“这个嘛，”拉加德尔笑着大声说，“这就是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我听说老侯爵凯吕斯将他的女儿幽禁在他的城堡里。我为了在离开前能解解闷，想解放这个可怜的女犯人。”

“骑士，这样干得有个城堡的钥匙才成，”卡里盖指指城堡提醒他说。

“啊！”巴黎人毫不介意地大声说，“我顺利地袭击过其它城堡！我可以从大门，从窗子，从烟囱进去，我会进去的。怎么，我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笑？你们不觉得这个冒险很好玩吗？”

“好玩，”帕斯普瓦尔回答说，“可我知道，在您写信给内弗斯的

情中，您是否向他提到过侯爵的女儿？”

“当然啰！”巴黎人说，“我给他写了好多。因为跑到这老远的地方来会面，总得有个借口啊，哈哈！你们到底怎么啦？”

“我们想，”帕斯普瓦尔回答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帮你一下忙。”

一想到有人可以帮他一下忙，拉加德尔放声大笑。他似乎感到这种帮忙的想法有点滑稽可笑。

“骑士大人，您别再笑了，”科卡尔达斯故弄玄虚地说，“当您知道内弗斯公爵就是凯吕斯小姐的丈夫时……”

他想这下拉加德尔总不会再笑了，可他错了。

“好啊！”拉加德尔大声说，“这才够刺激的。我对自己在法国的最后一次冒险，本来还没有这么大的奢望哩。”

凯吕斯城堡昏暗的影子在空中隐约可见。拉加德尔站起身来，紧了紧挂剑的腰带。

“该死的，伙伴们！”他大声叫道，“我习惯于一个人干事，你们都知道的。现在天黑了，喝完最后一杯酒，你们就动身。这是我要求大家唯一帮忙的地方。”

他的那帮伙计各自朝他们的马走去，而剑手们却一个也没有动。

科卡尔达斯把拉加德尔拉到一旁说：“骑士，我要为您而死，”他为难地说，“可是……各司其职，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也在等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菲力普·德·内弗斯。”

巴黎人浑身颤动了一下。

“喂！喂！可你们为什么要等公爵呢？”

“为了一个高尚的贵族。”

拉加德尔的手像一把老虎钳似地紧紧抓住了科卡尔达斯的手腕。

“什么？伏击？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安静，孩子们！我禁止你们动内弗斯的一根毫毛，否则，我要找你们算帐。内弗斯是属于我的，如果他应该死，那也得在一次光明正大的决斗中死在我的手里。”

“假如他一定要抢我们的饭碗，那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帕斯普瓦尔含沙射影地说。

“我们一起干吧，”众人附和道。

拉加德尔拔出剑来，在空中挥舞着。

科卡尔达斯一看不对，慌忙说，“按理说我们并不害怕，不过骑士，我们还是让位给您吧。”

“滚吧，”巴黎人说着，朝他们背过身去。

围墙，大门，守夜的，可爱的拉加德尔对这一切都嗤之以鼻。如果没有这种困难，那叫什么冒险？他又变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了，心想：“去看看现场吧，活见鬼！内弗斯看到我们一帮人来会生气的。在黑夜里斗剑，得根据判断才行。”他站在高高的围墙脚下，城堡巨大的阴影笔直地耸立在他的头顶上。吊桥在半空中勾勒出一道黑色的弧影。拉加德尔在摸索中碰到了城堡的一扇矮窗。

他停下来倾听，只听到从护城沟边传来一阵清亮的马刺叮当声。

放在桥头上的一盏昏暗的烛灯照出了两个裹着长披风的男人。他俩分明正在黑夜里寻找什么。

“这是萨尔达涅，”一个声音悄悄地说，“我认识他。萨尔达涅……是我，佩罗尔。”

“萨尔达涅，到！”拉加德尔用西班牙口音回答道。

“我说肯定是他，”管家大声说，“我们从台阶上下去……这里……这是第一步台阶。”

“你刚从教堂里来吧？”佩罗尔的同伴，一个仪表堂堂的高个子男人问道。

“我去得太迟了，”另一个用懊悔的语调回答说，“大人，我是尽力而为。我确实找到了记事簿，教堂神甫在上面记下了奥罗尔·德·凯吕斯和菲力普·德·内弗斯的婚姻……以及他们女儿的生日……不过……”

“不过什么？”

“有关这些记条的那几页纸都被人撕掉了。”

拉加德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有人走在我们前面了！”贡札盖亲王大声说，原来黑暗中的这个人就是他。“可这是谁呢？大概是奥罗尔。她希望在今夜见见内弗斯。她想把孩子以及记条孩子出生的证书都交给他。”

“大人，这有什么关系！”佩罗尔说，“如果内弗斯死了……”

“我想，遗产总要有他的女儿继承，”主人补充说。

一阵沉默。拉加德尔屏息静气地听着。

“因此，孩子可能会失踪，”贡札盖亲王说，“我想避免这种结局，

不过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我。我们能相信这位萨尔达涅吗？”

“可以，只要给他点好处。”

“现在天黑得很，而且这个萨尔达涅的个头和公爵差不多。我是宁愿相信我们自己，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你，我们都没有内弗斯的个儿。我的个子太高大，而你呢，又太矮小了。我有一句口令，这是内弗斯的一句名言，他习惯用法语说：我准备好了。”

“萨尔达涅，到这里来！”佩罗尔叫道。

拉加德尔听从了，边走边把外套的领子往上翻，把帽沿往下拉了拉。

“除了你应得的那一份以外，你还想赚50个比斯托尔^①吗？”

“要我干什么？”巴黎人问道。

“你去站在这扇矮窗下。你喊：‘我准备好了’，百叶窗就会打开，一个女人会探出头来和你讲话。你不要和她答话，而是叫她不要作声，她就交给你一样东西，你接过这样东西，然后把它交给我。”

“这时你就数50个比斯托尔给我么？”

“就这么说定了。你的伙伴在哪里？”

拉加德尔用手指指吊桥的另一边说：“在那儿，藏在干草堆里。”

佩罗尔和他的主人又登上了台阶。拉加德尔目送他们离去，擦了擦汗淋淋的额头。

“我尽量沉住气，才没有把我的剑刺透这个魔鬼的胸膛，老天可要领情啊。”他对自己说。

他在草堆里大步地走着，心情异常激动。他不时地望望矮窗，看看是否有人在打开护窗板。等他相信确实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声音时，便一个箭步跨过干草堆，来到围墙脚下，他站在百叶窗下，只听到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他答道。

“谢谢天地，”女人说着，打开了窗子。

阴沉沉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巴黎人的眼睛早已适应了黑暗。奥罗尔·德·凯吕斯已经等不及了，她探出身来看看窗下。

“菲力普，您在哪儿？我看不见您。”

^①法国古币名，相当于10个里弗尔。